五代論（何去非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五代論
作者：何去非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何博士備論》

唐以陵夷蹙弱，遂亡天下，而真主未興，五代之君遂相攘取，朝獲暮失，合其世祀，不數十年。自古有國，成敗得喪，未有如此之亟者。然竊觀之，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。

梁祖起於宛朐群盜之黨，已而挾聽命之唐，鞭笞天下，以收神器，亦可謂一時之奸雄。然及其衰暮，而河、汾李氏基業已大，固當氣吞而志滅之矣。借使不遂及於子禍，則其後嗣有足以為莊宗之抗哉？此梁之亡不待旋踵也。後唐武皇假平仇之忠義，發跡陰山，轉戰千里，奄踐汾晉。及其子莊宗，以兵威霸業，遂夷梁室而王天下，可謂壯矣。然天下略定，強臣驕卒遂至不制，一倡而叛之。不及反顧，而天下遂歸於明宗。至於末帝所以失天下者，猶莊宗也。夫以新造未安之業，而有強臣驕兵以乘其失政，其能自立於天下乎？晉人挾震主之威，乘釁而起，君父契丹，假其兵力以收天下，易若反掌。一朝嗣主孱昏肆虐，而北人驕功恃強，殫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，乃負反之。及其所以蒙禍辱者，不可勝言。觀其所以自托而起者如此，則晉安得而後亡哉？漢祖承兵戈擾踐之餘、生靈無所制命，起視天下復無英雄，慨然投袂而作者，乃建號而應之。而天下之人無所歸往，亦皆俯首聽役於漢。然一旦委裘，而強臣世室已不為幼子下矣。故不勝其忿，起而圖之，僥幸於一決。而周人抗命，卒無以禦之，而至於亡。周之太祖、世宗，皆所謂一時之雄。而世宗英特之姿，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。然降年不永，孺子不足當天之眷命。而真人德業日隆，已為天下之所歸戴，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哉？由是觀之，自梁以迄於周，其興亡得喪，世祀如此，安足怪哉？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。

又嘗究之，若唐之莊宗與夫末帝，皆以雄武壯決轉鬥無前，摧夷強敵，卒收天下而王之，非夫孱昏不肖者也。然明宗之旅變於鄴下，晉祖之甲倡於並門。彼二王者，乃低摧悸迫，兒女悲涕，垂頤拱手，以需死期，無復平日萬分之一者，何也？有強臣驕兵以制其命。

唯至乎此，始悟其身之孤弱，無以自救之也。

夫以功就天下者，常有強臣；以力致天下者，常有驕兵。臣非故強也，恃勛賞之積而卒至於強；兵非故驕也，恃戰役之勤而卒至於驕。故古者撥亂定傾之主，不憂天下大計之不集，而深虞大臣之或強、戰士之或驕。故常先事而董治之，使其操制常在於我。是以天下既集，而國家安強；舉而遺之沖人弱息，而變故不作。彼以亂繼亂者則不然：方其圖天下之即集也，日責功於將，而責戰於士。責功之亟，則凡所以酬將者未嘗恤，其或至於強；責戰之切，則凡所以撫士者未嘗病，其或至於驕。是以天下略定，強臣倚驕兵而睥睨，驕兵挾強臣而冀望。一旦相與起而迫之，反視其身，仿徨孤立，而大事且去。則雖有平日壯決之氣，持是而安歸哉？此唐之莊宗、末帝所以失天下者，由此故也。嗟乎！圖天下於亟集，而不計其既集之利害者，終亦亟亡而已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